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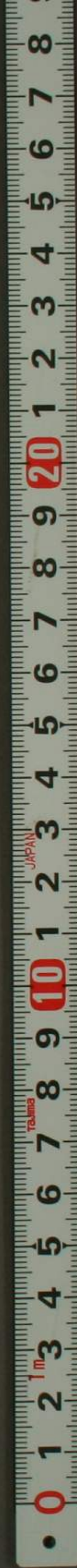
金匱論註

巽

五臟風寒積聚

疼飲咳喇

武  
211  
子



門 武  
卷 5  
211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雜卷十一

橋李徐

彬忠可甫著

門人徐之純英可載

五藏風寒積聚病脉證治第十一

論二首  
方二首

脉証十七條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肺中寒吐濁涕○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先

提胃氣主津液肺與大腸為表裏肺受邪則大

化故口燥肺為氣主邪搏其呼吸故喘  
此突喘也肺主周身之氣受邪則不能矯捷如常  
度故運而重運者如在車船之上不能自主也重  
者肌中氣滯不活動故重也邪氣實則清氣滯故  
清陽不升而冒內外皆藉氣為流動肺本受邪而  
內外皆壅壅則外腫內脹矣寒為陰邪陰主渴故  
吐濁或涕然吐濁則膈間亦變熱其本則寒也肺  
脈本浮濡虛則元氣虧而弱為體空軟按之如葱  
葉則上之陽不下于陰矣甚至于無根則元氣全

脫故死

論曰按已上證皆言肺本受病則所傷在氣而元  
身之藉氣以為常者作諸妄證如此乃詳肺中風  
寒之內象也若內經所云肺風之狀多汗惡風特  
欬晝瘧暮甚診在眉上甚色白此言肺感表邪之  
外象也

按水氣論云胃虛則腫脹此論肺中風亦言腫脹  
蓋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肺邪重不受輸而脾不得  
其胃氣滯故亦能為腫脹然肺之腫脹因于風

身不骨虛之腫脹為虛中之實矣

肝中風在顙目瞤兩腋痛行常偃令人嗜耳○肝中  
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  
則吐而汁出也○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  
曲如蛇行者死

註曰高巖之上唯風可到風性上搖故顙目瞤動  
肝脈上貫膈今脇肋有邪故痛肝主筋風燥則筋  
急故偃猶樹木受風而寧木弱邪強拮不能禦之  
也後天以脾胃為本木邪盛而土負其益脾胃皆其

所以自救也內經曰肝若急食其以緩之乃緩木  
以濟土也四肢雖屬脾為諸陽之本然兩臂如枝  
本之體也中寒則木氣因故不舉寒為陰邪則陰  
受之陰受邪而熱肝氣隨經上注循喉嚨之後上  
八頰頰舌本為氣脈所過故舌本燥且脾之脈孫  
舌本肝氣盛則脾之脈亦熱也膽主善太息肝膽  
為表裏肝病則膽鬱鬱則太息也因而心脇痛不  
得轉側以膽之別脈貫心循脇也肝之脈上行者  
其目黃身病則吐逆故食則吐吐逆則熱客之乃

少陽之氣鬱而汗出矣肝居下浮之弱是木淫之  
象按之如索不末是有其象而不能成至矣更曲  
如蛇行內經所謂肝不弦無胃氣也為本藏脈見  
故死  
論曰已上言凡寒所感肝之陰受傷則木氣不能  
敷榮而凡身之藉陰以為養者竹諸妄證如此乃  
詳肝中風寒之內象也如內經所云肝中于風多  
汗惡風善悲色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  
其色青此言肝受表邪之外象也

肝者其人常欲蹈  
旋覆花湯主之

恐是  
指字其胸上先未若時但欲飲熱  
巨儀等校諸本旋覆花湯方皆同

註曰肝者者如物之粘着而不流動此凡寒驟感  
而隨時現證者不同矣病氣不移故常欲指胸拍  
按摹也先未若時但喜飲熱以不動之邪伏于其  
中遇熱畧散氣冷益凝故喜熱飲既之然至大若  
則病氣乘而熱又非熱飲所能勝故曰先未若時  
旋覆花湯即後旋覆花加葱及新絳少許也蓋旋  
覆花鹹溫能軟堅下水故胡洽以痰飲在兩脇

脹滿仲景以治寒下後心下痞堅噫氣不除有七  
物証霍代結湯雖名氏謂其冷利大腸虛不用  
然觀仲景治半產漏下虛寒相搏其脈弦芤古則  
知旋覆之行水下氣而通血脈雖不可過用然病  
在兩脇心下堅凝不移雖虛非此不為功矣其方  
億等不註故闕之

論曰前風寒皆不出方此獨立方蓋肝着為風寒  
所漸獨異之病非中風家正病故也  
心中風者翕翕然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吐吐○心

中寒者其人若病心如噉蒜狀劇在心病微背背痛  
微心譬如虫注恐是其脈浮者自吐乃愈○心傷者  
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  
昏跳其脈弦此為心藏傷所也○心死藏浮之實如  
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註曰心為君火為五藏之主本無為而治風為陽  
邪并之則發挑翕之言驟起而均齊即論語所謂  
始作翕如也壯火食氣故不能起飢者火嘈也食  
節吐邪熱不容穀也內經曰諸吐吐酸皆屬于

按然此皆風邪勾引火邪為患以風屬陽邪故也  
若寒則為陰邪外束之則火內聚故如噉蒜狀言  
其似辣而非痛也劇則邪盛故外攻皆痛內攻心  
痛微者相應也邪據氣道正氣反作使故痛如相  
應然譬如虫蛀狀其綿不息也若脈浮是邪未  
結故可吐而愈其心傷者客邪內傷神明或正氣  
未復即使表邪已盡一有勞倦相火并之真陰不  
守而心火上炎頭面發赤藏真既從火而上陰之  
在下者無陽以奉之則下重其衛外之陽不得入

通于心則發熱人之氣血交相養心虛不能運其  
熱則痛而煩藏氣不交將而內鼓則當腑跳其脈  
弦強者滅也正氣搏結而虛也故總結之曰心藏  
傷所致心脈本如琅玕實如麻豆則硬矣見之浮  
脈則焰高矣按之益躁疾勢如方盛之火陰氣已  
結故死

論曰生萬物在火殺萬物者亦火火之體在熱而  
火之用在溫故鼎烹則顯養燦原則焦枯已上證  
及正為邪便而心火失陽和之用凡身之藉陽以

煖者甚矣證如此乃詳心中風之內象也若內經  
云心中干風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喘病甚則言不  
可快診在口其色黑千金曰診在唇其色赤此言  
心中風之外象也

邪突

恐是

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属于

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  
散魂魄妄行陰氣衰去為顛陽氣衰者為狂

詳曰前心傷一段言心因客邪而致傷傷則證脈  
不同于初中也此又就人之血氣虛因心氣不足

而感邪者別言之謂邪入于身當形體為病何遂  
魂魄不安乃有邪一入即便魂魄不安此因血氣  
少其少之故又属于心之虛欲人過此證者當以  
安神補心為主也合月夢遠魂魄妄行乃狀其不  
安之象精神離散則又註妄行之本也心為君主  
之官一失其統御而陰虛者邪先乘陰則顛陽虛  
者邪先乘陽則在顛狂雖不同心失主宰則一也  
然此皆為餘藏無病者言見感邪之人有互異不  
同如此而非中風寒正病也故別言之



脾中風翕之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瞶瞶而短氣○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盆盪盪狀如搖者死臣德等按五藏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  
無文可以補綴也

註曰火之用一炷即遍故心火為風所扇即翕之發熱脾主周身之肌肉故風入亦即翕之然熱遍周身但肌膚之熱發自本藏則上輸之精實故類然如醉腹中脾所主也邪勝正正不用故煩重皮目瞶之風在中也短氣者肺賴脾精以為氣脾病

則肺虛而氣短矣脾屬中州其象緩浮之大堅是土燥而翹反其要敦之性所謂如鳥之喙也按如覆盃則如顛土矣至狀如搖是不能成至而欲傾地之象故其動非旋轉非圓轉非藏氣垂絕而何故曰死

論曰金匱缺脾中寒然不過如自利腹痛腹脹不食可類推也若已上脾中風諸證則凡形體之待中土以收伸和之益者其妻證如此乃詳脾中風之內象也若內經云脾中風狀多汗惡風身體怠

情四肢不欲動多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此言脾中風之外象也

跌陽脈浮而滑浮則胃氣強滑則小便數浮滑相搏大便則壅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註曰跌陽脾胃脈也脾中素有燥熱外邪入之益甚甚則增氣故脈浮浮在陽氣強也滑則陰氣無餘故小便數大便壅而以麻仁潤之內芍藥養陰大黃下熱枳實逐有形厚朴散結芍藥利大腸加之以蜜則氣涼血亦涼而燥熱如失矣然用丸

不作湯取緩以開結不欲驟傷其元氣也要知人至解約皆因元氣不充所致耳但不用芍藥恐氣得補而增熱也

論曰按仲景論歷節則曰跌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論消渴則曰跌陽脈浮而數浮則多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盛則便數便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論水腫則曰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論數而則曰跌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

食則為滿滿及胃則曰跌陽脈浮而濇浮則傷脾  
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此論脾約則曰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數相  
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可知數證皆關脾胃皆是  
陽強陰弱弱則邪客之元氣不能運而身陽強為  
比故挾風濕則歷節痛而汗出痛與汗出風濕之  
體其原由于中土不調故氣餒不足以勝肌肉之  
邪也挾氣則脾陰畜熱而為消渴熱結如堅石雖  
水不足以濟之也因于水氣相阻則為水腫水為

氣使不能潤下而為過熱也因于食積寒濕相蒸  
則為穀疸因于脾陰虧損則不能磨食而反胃也  
因于客風寒易則為胃強而脾約但浮數皆為熱  
也滯則為有餘濇則為陰耗故脾約尤以潤燥為  
主而胃反即曰難治此則微有分耳至于論血分  
受邪寒水相搏則曰跌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  
則驚悸胃氣衰則身腫論氣分冷心下堅大如盤  
則曰跌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  
正則平正逆冷逆冷則榮衛不和不利則脹滿腸

鳴相逐為轉論腹滿則曰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  
已上皆言脾胃虛寒則為腹滿為嘔為噎為腸鳴  
其脈不外于弦伏遲微耳此陽之辨證最明且切  
惜乎今人畧此不講宜仲景有按手不及足之謂  
手

麻仁丸方

麻仁 二升為菜 大黃 一兩 枳實 一兩  
厚朴 一尺 杏仁 一升去皮尖  
煮別作脂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桐子大飲服十九日三服

漸加以知為度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  
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  
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耳  
乾為木陽主之

註曰腎着者言粘着不流動也但衛氣出于下焦  
腎有着邪則濕滯衛氣故身體重腰為腎之府真  
氣不貫故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也蓋腎有病則  
腰間帶脈病故冷如坐水中其不用之伏微

脹如水也。然反不得則上焦不病，小便自利，飲食如故，則定。急用命而氣化，故總曰病屬下焦，得從下受之，故知其身勞汗出衣裏冷，溼久之得之，必曰因勞者，腎非勞不虛，邪非腎虛不能乘之耳。然雖曰腎着溼為陰，邪陰邪傷陰，不從腎矣。故經曰：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節節腰膝而為重也。總之，腎着乃溼邪傷陰，腎亦在其中。年冬寒之直中者，不同。攻茶以苦木其扶土滲溼為主，而以乾姜一味溫中者，為謂腎之元不病，其病正在腎。

之外府，故治其外之寒溼而自愈也。若用桂附則反傷腎之陰矣。

論曰：腎藏風寒皆然。觀千金三黃湯用桂枝細辛治中風及腎去而叙病狀曰：煩熱心亂，惡寒終日不欲飲食，又叙腎中風曰：踞坐腰痛，則知金匱所缺腎風內動之證相去不遠。至寒中腎即是直中，當不越厥逆下利，欲吐不吐，諸條若此。經云：腎中風狀多汗，惡風而脈然如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焔，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蓋言風自表入。

傷少陰經乃皆中風之外象也

甘草乾姜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二兩白朮二兩乾姜四兩茯苓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即溫  
胃死藏浮之浮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者死

註曰腎脈主下浮之浮則不沉而外鼓陽已離于  
陰位按之亂如轉丸是妻石之體而為躁動與陽  
搏激而出矣至于益下入尺乃按之尺後寸許尚  
有脈形可見也脈長似有餘不知腎脈本沉平人

尺下無脈形乃土能制水故安流於地中今宜伏  
行者反上出是本氣不固而外脫腎欲絕矣故先  
論曰五藏風寒之辨欲人於治中風中寒時詳察  
施治似補中風中寒論之未備故皆不出方唯肝  
着腎着脾約則有方乃病之過巡而特異者也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  
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自遺溺失便  
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註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

胃上口其居在膈中中焦在胃中脘其治在膈旁  
下焦當臍臑上口其治在膈下一寸內病必分三  
焦為治故有部名部者名曰其事也渴者氣竭也  
噫者如噎而非餒酸微有聲如噫字也但噫乃脾  
家證今人上焦竭部故疑而問不知中氣實統乎  
三焦故云三焦受氣于中焦氣未可知不能消穀則  
胃病則脾不能散精上輸于肺而上焦所受之  
氣竭病氣乃上出而為噫矣此噫病所以人上焦  
竭部也因而論中焦不和亦有累及下焦者謂便

溺難下焦主之中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亦能便失  
其常度而遺溺失便然下焦實聽命于中焦使中  
焦氣和則元氣漸復而二便調故曰不須治久則  
愈謂不須治下焦也若遺溺失便果屬下焦腎虛  
者亟常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何云不須治也  
論曰按仲景論肺痿一證吐涎沫而不飲其人不  
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  
也此為肺中冷云則知此論不能禁便亦上虛不  
能制下之意耳但中焦既能致病于上下焦矣上

下之病不瀆究或為噫或為逆瀉告便何也豈惟  
上焦果宗氣強則中焦不和之氣即不能侵上而  
單及於下下焦實則中焦不和之氣即不能侵下  
而單及于上乎故曰上焦竭上亦先虛也曰下焦  
竭下亦先虛也但此上下焦本病加以中氣不和  
爾申言之以別于上下焦之自為病者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熱為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為堅  
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閉不通大腸有寒者多  
積澀有熱者便傷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

熱者必痔

註曰肺痿因于汗多或消渴或嘔吐或便閉皆從  
重七津液得之然七津液則無不熱熱則欬欬久  
則肺痿矣故曰上焦有熱久欬成肺痿中焦者脾  
胃所主也氣和則胃調脾健熱則氣結而為消渴  
雖水不能止血結而為便難雖攻不能下皆堅之  
屬也下焦屬陰所主也熱則血不能歸經因尿  
而血出氣使之也然此但熱耳若熱而加以氣燥  
小便澀澀不利則為淋加以血枯大便堅閉而



不通則為閉者以熱為主故曰亦主之驚即鴨也  
鴨之為物一生無乾盡必水層相雜大腸為傳導  
之官其化出焉有寒則化氣不煖而水穀不分故  
糞出渾水如鷓鴣也陽結者如猪腸中刮出之垢  
即俗所謂便膿也人之腸必有垢不熱則元氣為  
主故傳導始常垢隨便減有熱則元氣消而滯故  
便腸垢言其色惡而臭穢也小腸受盛之官化物  
出焉與心火為表裏所謂丙小腸也挾火以消陰  
而陰不滯挾氣以化血而血歸經有寒則氣不上

通而下重血無主氣而妄行矣直腸者大腸之頭  
也門為肛小腸有熱則大腸傳導在熱而氣結于  
肛門不痔痔者滯其丙小腸之熱于此也  
論曰肺痿亦有此涎沫而不效且遺尿及眩者謂  
由肺中冷尿血有同心虛不足有因胃家濕熱諸  
不固淋有五閉亦有寒閉而皆舉以熱者要知數  
證由于熱者其常也仲景獨言其常謂知常則可  
以盡變耳至于鷓鴣仲景言肺水時鴨鴨又言  
脾虛則鷓鴣此獨主大腸有寒可知手足太陰皆

然移寒于大腸若仲景有之熱利下重又云下重  
便膿血此言小腸有寒下重便血蓋血因中焦之  
汁衰化而赤運于周身小腸有火以蒸之故血不  
得下今有寒血不及四布而下墜矣然但言血則  
非有膿之比膿在地所穢也若痔多因大腸濕熱  
而此獨責小腸蓋小腸為火藏主受盛大腸不過  
傳導所受盛之物求有本熱而未流不焦爛者矣  
故曰必痔謂即大腸有濕熱亦從小腸來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聚有積何謂也師曰積者藏滯也

經不移聚者府病也聚者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聚  
氣者腸下痛按之則愈傷氣為聚氣

註曰古人病者必有義同是三焦中之病而或曰  
積或曰聚或曰聚氣蓋積者逆也惡氣之屬陰者  
也藏屬陰兩陰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專痛之處  
而無遷改也聚則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氣之  
屬陽者也府屬陽故相比陽則非如陰之凝故寒  
氣感則聚否則已所謂有時也既無定着則痛無  
常氣故曰聚痛移其根不深故此積為可治若

榮氣榮者穀也乃食之氣也食傷太陽致胃之氣  
抑遏肝氣故痛在脇下痛不由厥府故按之可愈  
然病氣雖輕按之不能絕其病原故後榮中氣強  
不治自愈者最輕故并不曰可治  
論曰此積非癥瘕之類亦非必有形停積天下之  
物皆從無中生有乃氣從陰結陰則粘著也觀下  
文云積在喉中則結陰可知不然則喉中豈能容  
有形之物耶

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

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膈旁上關上積在心  
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  
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詳曰積病以支難治故必詳其脈与地以示人辨  
證法蓋積屬陰細小而沉陰象也故曰諸積大法  
脈來細者榮氣結結則為積附骨者狀其沉之甚  
非謂病在骨也寸口主上焦胸中為上焦故曰積  
在胸中微者稍也稍出寸口則胸之上為喉故曰  
積在喉中如喉痺之類也關主中焦中焦之絡在

膈旁故曰積在膈旁上關上為上焦之下中焦之  
上故曰積在心下微下關則為下焦少腹主之故  
曰積在少腹氣衝逆毛際在兩股之陰其氣在下  
焦通故曰天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謂脈見  
左手則積在內之左也脈出右積在右謂脈見右  
手積在內之右也脈兩出兩手俱見積無兩路之  
理明是中央之氣兩之相應故曰積在中央既所  
在不一則虛實不同故曰各以其部處之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雜卷十一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雜卷十二

橋李徐 彬志可甫著 門人韓沈連文策父較

痰飲欬嗽病脈證治第十二

論一首 方十九首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  
有支飲

註曰飲非痰乃實有形之水也 所因不同所居  
不同故有懸溢支之分懸者如物空懸懸于膈上  
而不下也溢者如水壅清滿盈而徧溢肢體也支

者如菓在枝偏亭而不正中也所以傷寒論有支  
結之條痰飲者亦即飲與涎相雜久留不去者其  
間或凝或不凝凝者為痰不凝者為飲也  
論曰後人不明四飲之義遂于四飲加留飲為五  
飲不知留飲即痰飲也俱在心下膈中但留飲者  
暫留也元氣稍充即自去痰飲則以住不去甚則  
溢滿于胃有妨肌肉然則有痰飲而未妨肌肉皆  
止可謂之留飲非若懸飲之水逆在上驟而不可  
當非若溢飲之溢于周身渙而不可下非若支飲

之偏結于肺大腸絡脉之交有凝于氣能使陽明  
逆不得從其道而不卧者其與痰飲因同地同但  
有久暫之分既將痰飲列為四飲之一何得另列  
留飲以滋認證之惑

問曰四飲何以為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  
漉漉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腸下欬唾引痛謂  
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  
痠重謂之溢飲飲通倚息氣短不得卧其形如腫謂  
之支飲

註曰脾胃証有忽肥忽瘦乃肥與瘦互換不常非  
若此之一瘦不復也故曰素盛今瘦謂素肥盛今  
忽瘦也腸鳴有氣虛者有火嘈者有寒氣者若  
痰飲則實有溢下之飲故曰水走腸間漚漚有聲  
謂如微水在囊而漚出作響也○飲後水流在腸  
下此則因水多而氣逆者矣譬如倒山龍水為氣  
吸不能下肺主布氣氣逆少肺氣不行則氣喘氣  
不行而破行相攻擊故引痛○凡飲入于胃游溢  
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取于肺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若飲水多水則性冷  
多則氣運逆則溢故流於四肢然汗出則亦散矣  
不汗則身得濕氣衛氣不行而重復得冷邪與正  
相爭而疼此由水氣驟溢故曰溢飲內經曰肝脈  
柔而散色澤者嘗病溢飲蓋水泛水淫而澤也并  
色脈而詳之矣○若飲邪偏淫停留上焦曲折之  
處則肺之支脈絡大腸大腸經脈從桂骨之會上  
下入缺盆絡肺下膈有飲停之外既不通于表內  
不循于飲食之道而礙于肺大腸交通之氣道肺

主氣氣喜順下礙則逆逆則欬息因呼吸而各氣  
逆而欬則倚息矣倚者若有停倚而小促也亦有停  
倚則宗氣不布而短矣陽明之氣順則下行逆則  
上行逆而上行則不得卧所謂陽明逆不得從其  
道也形如腫非腫也氣逆暫喘定即平也  
論曰懸欬溢欬此聚病也懸欬主內故痛而可下  
溢欬主外故不可下若腹欬則有微甚久暫之  
不同故不必丰痛重若支欬集不言及痛而脈主  
弦胸痺亦去喘息欬唾短氣或不得卧但多胸背

痛而脈沉可也胸痺與支欬之辨全在痛與脈弦  
矣蓋支欬病勢偏而微故脈弦不痛各隨現證而  
治胸痺病勢虛而大且邪結故脈沉而且痛治唯  
以開結行陽為主也若支欬亦有脈沉弦者重在  
兼證即非正支欬詳後各條下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  
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脇下支滿  
噎而痛○水在腎心下悸

註曰前辨四欬現證既已劃然但人之五臟或有

偏虛虛則病邪來之故皆曰在自當隨證分別至  
治不得膠柱也○心主火水逼之故氣收而築如  
相攻然堅者凝陰之象短氣心氣抑而宗氣弱則  
呼吸自短也惡水不欲飲水本為火仇水多則惡  
增益矣○肺體清肅行榮衛布津液水邪遏之則  
氣鬱而涎聚有如肺痿所吐涎沫然氣鬱而熱重  
亡津液故仍引水自救○脾主肌肉且惡濕得水  
氣則濡滿而重脾精不運則中氣不足而倦怠少  
氣○肝與少陽膽為表裏所以主半表裏者其經

脈並行于腸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腸下支滿而  
少陽氣上出故衝擊而噎如傷風然相攻而動  
則痛矣支滿者胸不全滿而偏滿也○腎本水臟  
加水則重弦故凌心不安而為悸也悸亦有心虛  
者然支飲者兼見此證則常瀉水  
論曰水既所在不定言臟不及腑者腑當陽在腑  
則行矣臟屬陰多主陰為類故久滯也痰飲在胸  
似不屬臟然虛則受邪病久者看故相擾不去也  
按此水分五臟與水氣篇心水肺水五條不同死



宜參看蓋彼此論水通身之水也乃臟直先有病  
而使水道壅塞妄行故以水腫為主病而直曰心  
水等謂其由心也但水氣上下焦俱受之而水之  
水有分別證別故脾胃在下焦則皆腹滿皆小便  
不利而唯肝有續通時心肺在上焦則因臟氣作  
使漸及中下因而由心為身重少氣陰腫由肺為  
身腫腸澹小便難皆浸淫脾胃之象也此處言水  
內入之飲也適五藏有偏虛而飲氣繫之故以飲  
為主病而曰水在謂飲氣及之也但飲雖在上焦

而水所注有異則證殊其在心肺者因應見之上  
焦其在肝者肝在下而肝之府在腸病因府而氣  
流于臟故習滿澹而痛也脾在下而脾主中氣及  
肌肉飲氣有飲病氣于脾則為水在脾而身重少  
氣腎在下然心腎水交通心本先虛痞飲客之病  
氣于腎則為水在腎而凌心為悸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皆寒冷如掌大○留飲在腹下  
痛引缺盆欬則輒已轉一作甚○胸中有留飲其短  
氣而渴四肢麻節痛脈沉者有留飲

註曰留飲者原在往來之道可去而暫留乃癰飲  
之不甚者非若支飲之偏而不易去者也故曰飲  
中不列留飲而必另言之以示別也觀曰心下曰  
胸中則與癰飲為類可知矣背寒冷如掌大此甚  
飲之近背者妨督脈上升之陽而為背寒然飲氣  
有限故僅如掌大也○留飲不必盡痛然膈下為  
肝膽之府少陽脈由缺盆過季肋飲近於膈邪襲  
肝侵少陽故膈下痛引缺盆然痛傷氣鬱熱嘔則  
少舒故暫已○甚有飲留在胸中妨心氣則氣為

之短喘不行氣解不輸精則邪聚在膈而渴四肢  
歷節痛者有寒邪從表入也而脈沉故當責飲  
論曰仲景叙歷節曰脈沉而弱由汗出入水中浴  
水氣侵心故黃汗出歷節痛則知留飲中歷節痛  
一條乃亦為邪從表入者言之若更加黃汗竟當  
從歷節治矣

膈上病痰喘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眼昏目眩自出  
其人振振身暈劇必有伏飲  
註曰膈有留飲濕聚則為痰為滿射肺則為喘為

欬此其常也乃有不時吐發卽為寒熱背痠腰痛  
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暈劇者蓋謂因吐則諸病  
俱發也寒熱背痠腰痛俱太陽表證目泣者風氣  
與陽明俱入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為寒中而泣出  
也振振身暈劇者榮氣為瘵所虛表裏俱不足身  
體不能自主而暈暈者內動也劇者變證零雜也  
然必待吐乃發則知不吐卽不發有伏而為病根  
者矣故曰必有伏飲謂初亦痰滿喘欬支飲無異  
唯不卽發知其所處稍僻故為伏也

論曰四飲中懸飲溢飲皆猝感脾發非遙遙難辨  
之證唯痰飲支飲因循不已則伏飲豈非二飲之  
不卽發者乎然不言留而言伏則義有不自矣蓋  
痰飲深者入胃後者留胸中每與中氣相干而與  
表氣不相及支飲襲入偏旁既不與表氣相干亦  
不與中氣相礙唯伏飲則居常能為瘵滿喘欬吐  
則表證俱發不知伏飲為實邪乃在近背高處內  
與中氣相通外與表氣相接故邪動卽大隊悍起  
義如伏兵此當從表裏並治如小青龍及木防己

湯去石膏加芒硝茯苓之類非從小便可去矣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  
者則悸微者短氣脈弦者寒也皆大下後一作喜虛  
脈偏弦者飲也

註曰飲水多二條乃懸飲之類而不成懸飲者蓋  
非停蓄在腸引痛則不可謂懸耳然病人飲水多  
必喘滿水逆也暴者勢驟在飲懸未懸之畏也至  
食少飲多而為悸為短氣則真痰飲之漸矣故曰  
凡則知中氣不強氣壅作渴之人藥須防此飲人

知飲所由來非專液聚為涎實有外入之水但多  
則陵心故悸水為火仇也微則短氣心氣為陽水  
為陰陽為陰所抑也雙弦者兩手皆弦寒則衛氣  
結也然已上雖為飲為寒非元氣虛不至此故又  
詳其因曰皆大下後上虛若偏弦則飲無疑以關  
前皆主中氣而右強者不弦明是飲偏而脈亦偏  
耳

論曰又有一手兩條脈亦曰雙弦此乃元氣未壯  
之人往往多見此脈亦屬虛邊惠聖溫補中氣兼

化癥應手而愈

肺欬不弦但若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臥。短氣其脈平也。

註曰上既曰偏弦者欬然肺與脈道遠有飲在肺本則肺自病而為喘阻氣不布而為短氣乃肺之形病不妨脈故不弦支飲屬實邪而偏為喘為不能臥為短氣乃飲邪停膈而陽則氣逆或不妨脈而脈不弦故曰平恐人因脈不弦而疑喘與短氣不能臥三證以為非飲也飲脈本弦故兩舉特

異者言之

病癥欬者當以溫藥和之。○心下有癥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其湯主之

註曰老人癯火繁多膏火乃陰氣虧而火衝胸中，之清陽又不足以禦之故糾纏不已治以清涼養陰為主若癯欬乃有形之飲因循不去濕結為癥本挾寒濕為主病假使中氣健運則不能容之矣故曰當以溫藥和之取其溫中健脾化氣行痰也若心下有癥飲心下非即胃也乃胃之上心之不

上焦所主唯其氣挾寒濕陰邪冲胸及脇而為支  
滿支者撐定不去如痞狀也陰邪柳過上升之陽  
而目見去色故眩暈桂木甘陽正所謂溫藥也桂  
甘之溫化氣木之溫健解苓之平而走下以清飲  
氣茯苓獨多任以為君也

苓桂朮甘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三兩 甘草 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者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上方見

腎氣丸亦主之方見婦人

註曰短氣有微飲即上交微者短氣也然支飲留  
飲水在心皆短氣總是水停心下故曰當從小便  
去之痰飲不言短氣蓋痰飲勢大水走腸間有不  
止於妨氣者矣苓桂朮甘湯固能健胃下水腎氣  
充之力尤大蓋使飲留不行土之力弱也似病屬  
水勝不知土實藉真水以滋燥化物故曰太陰濕  
土水者腎也今以地黃養其真陰山茱益肝藥  
調脾丹皮涼肝腎之氣使相火自伏澤瀉瀉腎

以通腎氣桂能化氣附益真陽以運動下焦陽氣  
使腎之開關利而不壅則腎氣自調調則健運古  
人所謂脾腎之氣通則三焦俱泰者此也故能使  
飲從小便去耳然調陰陽滋根本實為虛損主方  
既飲又其利技矣

痼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  
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註曰仲景謂脈得諸沉常責有水又曰脈沉者為  
留飲又曰脈沉者為懸飲伏者亦即沉之意然

有飲而痛者為胸痺彼云寸口脈沉而遲則知此  
脈字指寸口矣欲自利者不由外感內傷亦非藥  
証也利反快飲減入爽也然病根未拔外飲加之  
仍復堅滿故曰續堅滿雖堅滿而去者自去續在  
自統其勢已動故曰欲去甘遂能達水所而去水  
半夏燂水兼下逆氣故以為君乘其欲去而攻之  
也甘草炙甘遂而加之取其緩克之力也蜜能通  
三焦調脾胃又制其不和之毒故加之利則傷脾  
故以為藥協甘草以補脾陰固其本氣也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

大者三枚

半夏

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藥

五枚

甘草

如指大枚炙一本無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

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脈浮而細滑傷飲○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痲飲者十裏陽主之

註曰細脈不專屬飲合滑則為水之家矣浮者若水自表入故脈未沉也浮而細滑謂浮水非飲浮

而細滑則為飲耳不曰有飲而曰傷飲見為外飲所繫傷而非停積之水也○仲景嘗謂脈弦數者當下其寒可知弦數之脈為陽中有陰故曰有寒飲病既陽中有陰值大寒大熱病氣復因時令而變東垣所謂復病也復病深而易感故曰冬夏難治○脈沉為有水故曰懸飲弦則氣結故痛主十棗湯者其逐性苦寒能瀉經隧水濕而性更迅速直達大戟性苦辛寒能瀉臟腑之水濕而為緩証之主芫花性苦溫能破水飲窠囊故曰破癥須用



芫花合大棗用者大戟得棗即不損脾也蓋懸飲  
原為驟得之證故攻之不嫌峻而驟若稍緩則為  
水气喘急浮腫三因方以十棗湯藥者未去肉麻  
丸以治之可謂善於處道者矣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芫花大棗十枚取  
八合去渣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平  
且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

自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  
主之

註曰溢飲者水已流行歸四肢以下汗而致身體  
疼痛蓋表為寒氣所侵而疼肌體着濕而重全乎  
是表但水寒相雜猶之風寒兩傷內有水氣故以  
大青龍小青龍主之然大青龍合桂麻而去芍加  
石膏以水氣不甚而挾熱者宜之倘欬多而喘伏  
則必小青龍為當蓋麻黃去杏仁桂枝去生薑而

加五味乾薑半夏細辛雖表散而實欲其寒散也  
下出也

註曰觀仲景論太陽中暍謂身熱疼重而脈微弱  
乃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一物似蒂湯主之  
然曰發其汗則惡寒甚而此獨主二湯發表為急  
豈非以溢飲所犯其源非中暍且勝理稍固不若  
夏月之易汗乎彼在夏月勝理本疎又中暍在先  
故主吐然則夏月身不熱非中暍而得是證其亦  
宜二湯可知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高

杏仁四箇

桂枝二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二兩

石膏如雞子

生薑三兩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過  
粉粉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

五味半升

甘草三兩

乾薑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

芍藥三兩

細辛半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其沫內桂  
藥重取三升去滓服一升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硬面色黧黑其脈沉  
得之數十日醫以下之未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  
愈實者三日復發與不愈者防己湯去石膏

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註曰膈在膜之上此心下稍高蓋心下當胃管上  
口而膈更在上不可按之處也曰膈間則在肺外  
而非肺欬然胸為肺之府氣迫肺故亦喘膈中

清虛如天之空飲氣乘之故滿心下痞硬者因誤  
吐下客氣動膈而痞塞乃在心下也面色黧黑者  
胃之精華在面陰邪奪其正氣故面不榮而黑黑  
者陰象也木則為沉寒則為堅故脈沉緊結在吐  
下無疑矣更得之數十日之久其虛可知故以木  
防己湯主之木防己為君通水氣壅塞也人參為  
佐恐虛不能運邪也然膈屬太陽之分非桂枝為  
不化故加桂枝痞則胸中必鬱虛熱故加石膏彼  
漢防己能瀉血中濕熱而通其壅滯故下焦得通

及皮水淋瀝除膀胱積熱宜之而上焦多分熱  
禁用若本防已則通強強而兼主虛風故與石膏  
並用以治膈若中有實熱非硝之急暴衝散不  
石膏性寒而緩不能除在胃之結熱故曰實者復  
發後與不愈宜去石膏加芒硝謂實在邪熱與氣  
分虛熱不同也後已救歷者先下云口中津液  
得者加芒硝亦然又加茯苓等其水也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 三兩

石膏 雞子大 二枚

桂枝

人參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 二兩

桂枝 二兩

茯苓 四兩

人參 四兩

芒硝 二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  
分溫再服微利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註曰支飲在心下雖不正中而近心則心火藉於  
氣所饑心者君火為陽氣之宗所謂火明外視陽

然有權也。氣相銜陰氣盛而清陽阻抑又適無  
氣道相于故冒眩者如有物蒙之也。眩者目見  
黑也。腎為水之源。澤瀉味鹽入腎。故以七瀉其本  
而標自行。白朮者壯其中氣。使水不復能聚也。然  
以澤瀉瀉水為主。故曰澤瀉湯。

論曰時珍以伏飲合四飲為五飲。謂伏飲在心下  
則為心水。而見冒眩寒熱等證。云似乎倍此一條  
為言。不知仲景前既曰心下有留飲。其人背脊冷  
如掌大。又曰心下有積飲。其人胸脇支滿。目眩。此

後云心下有支飲。冒眩豈非留飲之逆背者。則見  
背脊冷。而位居中。故僅可謂之留飲。不得謂支飲  
半痰飲。位居中而勢大。故使胸脇支滿。而兼目眩  
不得謂支飲。乎支飲之在心下者。因其近心阻抑  
清陽而證見眩冒。位稍偏。不得以留飲概之。勢不  
甚。不得以痰飲名之。乎若證飲在心下。為伏則留  
飲亦在心下。何以不言伏也。况心下為孔道。則何  
可言伏。觀仲景支飲。伏飲。只一條。特以吐瀉二字別  
之。其為留飲而稍偏。義如理伏。然若支飲之偏。

腸可知矣至若千金方大五知丸主腹熱脹結  
飲溢飲流飲其註溢飲謂溢在膈上流飲謂流在  
大腸名愈禱而難越上宜若仲景之命名切確  
移易耶

澤瀉湯方

澤瀉 五兩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註曰言支飲則必稍偏矣然不引痛脹下亦不言

服支滿而只胸滿是雖偏而不甚偏故可直驅之  
而用小承氣氣須則自下也

論曰此即小承氣治腹滿之痛而閉者即日三物  
湯蓋此重散結氣故以厚朴為主彼乃與七物湯  
對照言之也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 二尺

大黃 六兩

枳實 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者葶藶大黃湯肺湯主之

方見肺  
癰中

註曰言支飲則非肺飲矣然而不得息是肺因支  
飲滿而氣閉也一呼一吸曰息不得息是氣既閉  
而肺氣之布不能如常度也葶藶苦寒體輕象陽  
故能泄陽分肺中之閉唯其洩閉故善逐水今氣  
水相擾肺為邪實以葶藶洩之故曰瀉肺大棗取  
其甘能補胃且以制葶藶之苦使不傷胃也  
嘔家本渴者為欲解今反不得心下有支飲故也  
小半夏湯主之  
註曰嘔乃胃家病非支飲本證然可以驗心下有

支飲者嘔家本渴謂諸嘔皆屬火又嘔名則亡  
津液渴乃常理嘔家必寒為本火為標嘔至于渴  
寒邪去矣故曰渴者為欲解反不得是胃中客邪  
可盡而偏旁之水飲常存飲氣能制燥也故曰必  
有水飲然飲所居偏而不正中故曰支飲假使在  
中與嘔俱出矣半夏生薑止嘔去逆燥濕下飲故  
主之曰小半夏湯者另有人參半夏鉤藤五味為  
大半夏湯故以小字別之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

生薑

半觔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散盡此非也

註曰中脘已下曰腹腹滿自不得責上焦口舌在上上焦無病何以乾燥則知腹滿為大腸痛口舌乾燥乃水氣傷陰大腸主津液陰傷而津液不得上達口舌乃乾燥矣故曰此腸間有水氣藥用防己不言水漢防己也腸間為下焦下焦血主之漢防己血中濕熱而利大腸之氣椒目椒之核也椒

性善下而核尤能利水葶藶瀉氣間而逐水大黃洩血閉而下熱攻主之若口中有津液是大腸之陰不為飲傷故陰津不亡而胃家之津反為壅熱所耗故渴乃熱在胃也實邪故加芒硝急下之也救胃耳先服一小丸起尤巧所謂峻藥緩用也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方

防己

椒目葶藶

熟

大黃

各二兩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夏加茯苓湯其  
之

註曰無物曰嘔有物曰吐卒嘔吐謂原車病猝然  
而嘔吐也乃有欬之人偶為寒觸但邪盡宣即鬆  
仍然心下痞是初之嘔吐因胃不受邪若胃受邪  
即作利矣是嘔吐而痞外不因表邪內不因胃傷  
乃膈間有水故為水逆也至於眩悸陰邪不能下  
注而上冒故潑於目為眩凌於心為悸水在膈間  
益明矣故治之不若譙下之痞而但以小半夏如

茯苓考欬下逆為主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 生薑半劬 茯苓三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假令瘦人膈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  
主之

註曰瘦人則腹中原少濕也然而膈下有悸悸者  
微動也此唯傷寒發汗後欬作毒脈者有膈下悸  
或心氣傷者勞傷則發振當膈跳今內無積濕外

無表陷又非心氣素傷而忽將下悸論理上焦有水不宜證見於胸乃上仍吐涎沫甚且顛眩明是有水在甲間故能上為涎沫為顛眩下為胸下悸蓋心為水通腎秉心之虛而作相陵之勢故曰此水也因以桂苓伐腎邪猪苓澤瀉白朮瀉水而健胃此禮飲之苓桂朮甘湯左甘草加猪澤彼重濕藥和胃此則急於去水耳且云飲暖水汗出愈內外亦消其水也

五苓散方

澤瀉 二兩  
猪苓 三分  
茯苓 三分  
白朮 三分  
桂枝 二分

右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心胸中有停滯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痞氣令能食  
茯苓 三兩  
人參 三兩  
白朮 三兩  
枳實 二兩  
橘皮 兩  
生薑 四兩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過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註曰此為治瘧飲善後最穩當之方心胸之間因大吐而虛故加參葭非大吐無參葭枳實亦可作醫書用陳皮即減參之力此不唯用陳皮且加枳實二兩補瀉並行何其妙也

如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方見上

替曰脈經謂開上脈微為飲又肺脈微急為飲而唾血脈弦為水故曰如家脈弦為有水然肺經又

曰偏弦為水脈沉為留飲積滯多虛則此之弦經必備弦而脈之不沉亦不滑可知也但飲而弦則為有水也十棗湯者水飲為有形之物故逐之不嫌驟耳

論曰如嗽一條為虛損大開頭伸景不另立門而僅附於瘧飲之後又標見之肺痿門可知如如嗽當以肺痿飲為主但其中有枳實枳實之不同耳夫有支飲家如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註曰夫有支飲家乃追原之詞也謂支飲本不痛  
蔓延至胸痺而痛氣上逆為欬火上逆為煩已有  
欬逆矣不卒欬甚至一百日或經年之久其虛可  
知幸元氣未竭也原其病支飲為本病本不極終  
無愈期遠也不應正坐醫家以虛故畏結故因宜  
十棗湯以見攻病不嫌峻下得悠悠以待斃也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以其脈虛者必  
若胃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桂枝久欬數歲三句此藥言久欬者非氣少則可

治邪氣盛則難治也即所謂欬脈浮軟者生浮直  
者以也又古人合證而斷之云欬而羸瘦脈形堅  
大者火欬而脫形發熱脈小緊急者火欬而嘔腹  
脹且洩其脈弦急者火要知堅急直大皆實木木  
象邪盛也然彼處反不言數可知欬家所畏在堅  
急則真邪盛正虛甚數則不足以盡之也但數而  
合實大則堅急可知故曰死內有脈虛者此軟之  
類即實之反也使非因欬而欬則久必臙真者傷  
何以能不死故曰脈虛者必苦冒冒者欬象也因

申言其父亦有支飲在胸中以見向來醫治之誤  
故久病由支飲故不死然則雖久豈可舍病本而  
圖之故曰治傷飲家見亦宜十棗湯但恐虛極聽  
人酌量然終不出驅飲去治耳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方見前  
註曰欬逆倚息不得卧即前支飲的證也不用十  
棗湯而用小青龍湯必以其挾表也然此必病發  
未久而不得卧則勢亦孔亟故暫以桂麻治表蓋  
半治飲耳

音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  
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  
流陰股小便難時後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苴湯  
治其氣衝

註曰前欬逆倚息明知是飲邪侵肺但使其人下  
實不虛則飲去病除設虛多正氣不足以禦邪得  
藥上飲未能去而下先不堪發散動其衝氣以致  
肺燥如瘵而多唾唾者其痰薄如唾也又口燥燥  
者覺上乾非渴也寸脈沉水未去也尺脈微下元

環虛也虛則寒氣下并手足厥逆於是腎邪乘心而氣從小腹上衝胸咽自腹及胸自胸及咽高之至也手足痺者不止于厥而直不用也面翕熱如醉狀所謂面苦莊朱真陽上浮也然未至于脫則陽復下流陰股謂浮于面之陽旋復右兩股之陰作熱氣也陽復歸于下似較浮出時稍可然不辨於腎而或上薰于面或下微于股是在陽無主故小便得其燁氣而難又復隨經犯上而為冒為眩總是腎邪動而龍雷之火無歸如電光之閃爍也

主故以桂苓伐腎邪加五味斂其肺氣恐欬甚而火愈不能輯則衝氣愈不能下也甘草調其中土以制水也腎邪去而氣自不衝故曰治其衝氣見初時以去欬止欬為主既衝氣發其病大即不得旁圍以分其藥力也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茯苓四兩 五味子半升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

桂加乾薑細辛以得其欬滿

謹言衝氣即低乃桂苓之力單力直入腎邪遂伏  
故低也及更欬滿明是肺中伏匿之寒未去但青  
龍湯已用桂桂苓五味甘草湯又用桂兩用桂而  
邪不服以桂能去陽分凝滯之寒而不能驅臟而  
沉匿之寒故從不得再用桂枝之例而去桂以  
細辛入陰之辛執乾薑純陽之辛極以破滿驅寒  
而止欬也

桂苓五味甘草加薑辛湯方

茯苓四兩

五味子

半升 甘草三兩

乾薑

細辛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服

欬滿即止而更復陽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  
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  
當胃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一謂曰寒得熱而消故欬滿即止然執則津耗津耗  
則渴熱傷元氣元氣傷而陰乃傷陽故衝氣復發

故日以細辛乾薑為挽藥也因而津乾胃乾者遂  
得遂者不止也今不應止而止故曰反明是素有  
支飲故火不勝水但支飲必有據故曰支飲者  
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有水故也故復納半夏以  
去之同是衝氣而此不用桂枝者蓋冒而嘔則重  
驅飲以半夏為主桂枝非所急也  
論曰此亦衝氣前何獨鄭重而專治之蓋前乃肺  
之客寒未去藥峻而寒邪乘腎逼迫真陽浮出止  
下狂奪不能復返故須以桂之至陽者入陰而伐

之若此之復發乃肺被熱傷而元氣不能禦陰况  
有支飲以援之故亦相衝然無而熱等證則非真  
陽上浮之比矣故專去其水而衝自止謂水去而  
肺腎當自調耳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方  
茯苓<sup>四兩</sup> 甘草<sup>二兩</sup> 細辛<sup>二兩</sup> 乾薑<sup>二兩</sup>  
半夏<sup>半升</sup> 五味子<sup>半升</sup>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服



水菴通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發應內麻黃  
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  
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註曰形腫謂身腫也肺氣已虛不能遍布則滯而  
腫故以杏仁利之氣不滿則腫自消也其發應內  
麻黃者水腫篇云血水虛腫者謂之氣水發其汗  
則自己發汗宜麻黃也次其人遂痺即前手足痺  
也欬不應痺而痺故曰逆逆而內之謂誤用麻黃  
則陰陽俱虛而厥然必厥之意尚未明故曰所以

必厥者以其人因血虛不能附氣故氣行滯而痺  
更以麻黃湯藥發洩其陽氣則亡血後汗溫多其  
而寒氣多焉得不厥正如新產亡血後汗血虛而  
厥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薑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皮夾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服

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其面如赤蓋以熱之  
註曰面屬陽明胃氣盛則面熱如醉是胃氣之熱一  
上薰之也既不因酒而如醉其熱勢不可當故加  
大黃以利之雖有薑辛之熱各自為功而無妨礙  
論曰前既云以乾薑細辛為熱藥故也本方止加  
半夏不去薑辛及形腫又不去薑辛及而熱又不  
去薑辛何也蓋支飲久渴之人胸中之宗氣欠為  
水寒所飲故極易熱滿遠熱滿而藉薑辛以液滿  
止欬則薑辛自未可少謂飲氣未即去則肺之寒

侵刻刻須防之也至面熱如醉與首條初熱如醉  
不同前因衝氣病發在下此不過肺氣不利乃病  
外而形腫滯內而胃熱故但以杏仁利其胸中之  
氣復以大黃利其胃陰之熱耳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sub>四兩</sub> 甘草<sub>三兩</sub> 五味<sub>半升</sub> 乾薑<sub>三兩</sub>

細辛<sub>三兩</sub> 半夏<sub>半升</sub> 杏仁<sub>半升</sub> 大黃<sub>三兩</sub>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後嘔者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  
方見前

昔曰飲有久暫不同此云先渴後嘔者必多飲從  
無嘔證而忽於渴後見之其為水飲無疑矣故曰  
此屬飲家暫時傷飲也小半夏止嘔專方也茯苓  
則水從小便出矣不用止渴及健脾藥水去即無  
病傷涼之則傷陽燥之則傷胃也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証卷十二終

